# 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总体史鉴

## ——董书城新著《韬略通鉴》第四卷述评

□ 合肥 方铭

近日，红旗出版社出版了董书城先生的《韬略通鉴》第四卷——以中国历史谋略为叙述和研究对象，自成体系，蔚为三卷，董先生意犹未尽，接受学术界的要求，用了十年时间，又补足外国谋略史实并及于当代国际关系方面的著述，成为全方位的世界韬略研究的大全。历史的叙述不忘当前，由中国放眼世界。这样的齐大成和高精深的学术研究成果，出自一人之手，实在是惊人！《韬略通鉴》出齐面世，它的重要意义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新著《韬略通鉴》第四卷共分六大篇。作为全书开篇的第一篇谈军事思想，是因为这是战争战略和谋划的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董先生从古代希腊军事思想和古代罗马军事思想说起，列叙了美、俄（苏联）、德（普鲁士）、法、英和其他国家的军事思想。值得一说的董先生把阿道夫·希特勒的军事思想也作了述评。希特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他掀起的狂风恶浪，危害人类至巨，但他是历史的存在，写出他的阴谋诡计，足以教后世警戒，见出董先生的史识、史笔。

第二篇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作为专题一篇，进行史述与研究，强有力地说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无产阶级在苏联和东欧以及东方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此书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验，特别是1848年欧州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和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关于不断革命；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农民战争相结合；关于武装起义是革命艺术等光辉的思想原理。董先生也从世界视野提出了中国革命战争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地位。董书城先生在《韬略通鉴》第四卷中对于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战略决策予以重点叙述和阐释，足证著者鲜明的革命立场和马列主义思想水平。正如列宁说的："马克思决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时，始终是严格依据他的辩证唯物世界观的一切为前提的。"

第三篇把"高科技与战略"作为全书重中之重来著述，这是一种时代感和新的追求。此书从整体上来说，是关于军事韬略的历史叙说，但著者具有世界眼光和前瞻性思维能力，故把新军事革命与战略演变放在：电子、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遥感、遥控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技术，海洋、生物工程技术，航天技术等高新技术群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上，进行分门别类的细说。《韬略通鉴》第四卷算是"至广大，极精微"地将高科技战争与战略的结合与新变，通盘地详尽地作了叙述和评析，给中国向高科技军事革命跟进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史鉴。

第四篇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战略"到第五篇"一超多强的全球战略"，是绘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关系和外交纷争的大国的主要矛盾变化和演进的政治图景，它对于我们了解世界大势和全局战略观念，丰茂繁富而又了然清晰，是不可多得的教材。

《韬略通鉴》四卷第六篇《人类未来的全球战略》是书的终结篇，我却认为是"智慧开新章"。这一章首先从"宇宙万物运动的程序"谈起，提出"宇宙秩序之对于宇宙程序，社会秩序之对于社会程序，大脑（心灵）的秩序对于大脑程序，是人类跨入信息时代后，对宇宙万物更高层次的认识。"书中用大量的科学数据，推衍繁复的演化进程，告诉我们的太阳系中演化出一种智能生物——地球人类。

我特别要提到的董先生这部大书是在十年前写成的，但它却处处印证了党的十九大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召唤与祈望。董先生在这部大书说：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就像在汪洋大海中一叶小舟中的成员，必须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冲破万难，共创美好未来。




# 无言战友

□ 合肥 日月

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个阳春三月，我在南京军区某部三炮连当炮手，天天训练十分紧张，没有时间写写画画，就把自己的业余爱好给丢了。班长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就鼓动我去找连队干部申请要求从战斗班调到驭手班。他告诉我，驭手班平时就是养养马，没有多少训练，这样就会有更多的时间看看书，写写东西了。

驭手班，离连队有300多米远，坐落在整个营区最北边的山坡下，一进班，首先得通过50多米长的马厩，然后才是驭手班。这叫人马混居。据老兵们介绍，这些马可金贵了，素有"无声的战友"之称，它们个个有档案、有编号，而且还有专门的军医，就连它们每天的伙食费都比我们战士高，我们每人每天四角五分钱，而它们一天伙食费却赶上我们两天的伙食费。早晨战友们出操是跑步，驭手班的战士出操是溜马；白天战友训练打炮，我们得斩草、喂马、打扫马厩……忙个不停；晚上别人睡觉了，我们还得轮流起来看着马，不能让马卧倒，还得要喂马……

不过驭手班也有驭手班独门乐趣和学问。军马，史称军队。《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记载："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东周列国志》也有记载："忽然城门大开，三路军马一拥而入，毫无撑御。此乃申侯之计也。"军马在我国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马才被中原国家运用到军事上，此后，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才正式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盛行。骑兵就成为冷兵器时一个不可缺少的兵种。我军第一支骑兵部队的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队就诞生在1928年4月，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骑兵部队最多已达到12个骑兵师，可谓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

军马驯养不同于练兵，得先熟悉和掌握每一匹军马脾性和习性，从喂马、驯马的点滴环节着手，开展军马战场适应性训练，在马厩用音响播放枪炮声、击打铜锣等方式来制造响声，让军马适应各种环境，以至不惧战场上出现的情况，再借训练之机，练卧倒、练看齐、练胆量、练体能、练耐力、练野性、练奔袭、练冲锋……这样训练，马有胆气，遇险不惊，才能实现人马合一，形成战斗力。我们连队的军马，几乎都来自蒙古马。蒙古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性子烈，很难驯服，马还比较暴躁，有时候还会咬人，你要是骑在它身上，用鞭子猛打它，它会暴跳起来，设法把你扔下来，还有就是套马、给马钉马掌时，稍不在意，马会突然屁股一蹶，飞起一脚，轻则能把人踢伤，重则能伤害人的生命。

当然马也是十分通人性的。我驯养的那匹枣红马，是营长的坐骑。长的不仅特别帅气，而且还特别威武，在我的精心驯养下，特别听话和温驯。许多战友人见人爱，都想能骑着它照相，如果我要是不在场，谁也别想骑到它的身上。每当我骑着它，一出现在训练场上，那威武的样子，令战友们羡慕不已。我一见这情景，心里美滋滋的，都会情不自禁地小声唱着："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紧握战刀亮闪闪……"

在驭手班短短11个月时间，我不仅成为一名合格的驭手战士。同时，我用我手中的笔为连队赢得了荣誉。我们连原先在全团的广播、油印小报、幻灯片上用稿从倒数，一下跃居全团第一。为此，团政治处还调我到机关去当报道员呢！就在临离开驭手班的那天早晨，那匹枣红马一见到我背着背包，似乎明白了什么，拼命地挣脱着缰绳，就要往外冲……我一见，鼻子一下就酸了，我一边喃喃地对它说："我无言的战友！我会常回来看看你的"，一边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枣红马似乎也听明白了，顿时温驯下来，把头伸到我的跟前，我注意到，它的眼睛也湿润了……

# 秋水山庄

□ 杭州 乔国良

移居杭州后，我有大把时间到这个城市的拐拐角角瞅瞅看看。这是个有故事的城池，有时会迎面碰上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物件或所在，当你了解它的前世今生后，会大吃一惊目瞪口呆。比如西湖北岸北山街上的秋水山庄，围墙内那个两层小楼连带一个小花园，在花团锦簇的西湖边实在谈不上出众。前年春天我蛰居杭州不久，此处突然名声大噪：为迎接G20峰会，杭州不少老建筑需加修缮美化，这时突然有人发声：现在给秋水山庄的美化有悖原貌。几乎有个把月，关于秋水山庄的话题充斥于杭州乃至浙江各个层级各类媒体，这栋体量不大的民国建筑竟形成巨大的近乎沸反盈天的舆论场。过后不久，浙江省话剧团神速地创排话剧《秋水山庄》并公演。我方才知晓，这个秋水山庄乃是杭州珍贵的城市记忆之一。

原来，秋水山庄是民国沪上著名报人史量才馈赠给第二位夫人沈秋水的礼物。沈秋水，原名沈慧芝，未及成年就在晚清上海滩艺妓这一行中有点名气。后被清廷皇族的一位贝勒爷看中而进京。没过几年，贝勒撒手人寰，她意外获得一笔巨款后重返上海。她刚回上海那天即去一位闺蜜家拜望，并欲与闺蜜一起外出办件事。她携带着内有巨额财富的行李，外出不能带着，也巧，史量才恰好来到，闺蜜说那就托付史先生看管一下吧！当返回时看到史量才镇定自若等候在客厅里，她的心一下落到肚子里，对这个陌生男人用心打量了一下。

沈、史由此而开始交往而迅速发展成夫妻，丈夫给安静得如秋水一般的妻子改名为沈秋水。史量才那时是上海《时报》的主笔，这位从江苏江宁闯进上海滩的年近四十的男人心存宏图：希望主持老牌报纸上海《申报》的笔政。但难如登天。沈秋水在节骨眼上送给丈夫一架"登天"的梯：赠送12万两银子。1913年，史量才用这笔巨款购得《申报》的所有权，开启了他新闻生涯崭新的篇章。《申报》在他的领导下，由接手时的7000余份很快增至14余万份，并衍生多项文化产业，在江、浙、沪和不少大中城市产生巨大影响。

沈秋水嫁给史量才时史已有妻室，她算二房，几年后史又娶了第三位太太。史量才对沈满怀歉意，在西湖边上购地建一栋别墅作礼物，释放内疚。1925年，秋水山庄竣工，是一栋两层楼房，红漆地板，木楼梯，花格子窗户，二楼房间带有阳台，走廊里摆着大理石圆桌。

史量才是一位有家国情怀与业界良心的报人，他的座右铭是："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以此为立身、立业之本。一代报业巨子于1934年的秋天奏出生命悲哀的绝响，在56岁如日中天的壮年。这几乎摧毁了她的全部信念和生活乐趣。在安葬史量才前的家祭仪式上，她素面朝天，一身白衫，怀抱那架七弦琴，弹奏了最后的如泣如诉的一曲后，毅然将这把熔铸了她和丈夫爱情的琴投入火缸之中。

由于沈秋水的主张，史量才灵柩于1935年5月归葬于西湖吉庆山麓。章太炎先生撰写了《墓志铭》。沈秋水在山庄独居一段时日后作出了出人意外又不出意料的决定：将这座丈夫送给她作永久纪念物的山庄，捐献给一个社会福利机构——尚贤妇孺医院。继后很少有人再看到她。无儿无女的她独自居住在杭州的一个平常街巷，淹没在茫茫人海间。